

侯祥麟:我为祖国炼石油

侯祥麟,是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,炼油技术的奠基人,被称为“战略科学家”。他一生与油结缘,为油而忧,闻油而喜,为我国的石油化工事业倾尽心血。

■ 秘密入党,赴美留学

1912年4月,侯祥麟在汕头福音医院呱呱坠地。他是牧师侯已初的第八个孩子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的化学课上,侯祥麟听老师讲原子核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,若能释放出来会有巨大威力,他非常兴奋,从此迷上了化学,并以化学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。

1931年9月,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。期间,他选修了张东荪的哲学、雷洁琼的社会学,还有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德语、法语、英国文学史等课程。燕京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,并且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中,很多燕大学生在寻找救亡图存的人生道路上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夏天,从燕京大学毕业后,侯祥麟考取了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生。1938年冬他离开上海去了长沙,参加了文化界抗日后援会,和吕振羽、翦伯赞、余书丹、杜辉义、李壬练等一起活动,大家都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就在这一年,在长沙的一间小屋子里,面对列宁画像,侯祥麟庄严宣誓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侯祥麟也曾渴望到延安去,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,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如愿。当时抗日前线严重缺少油料,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,种种机缘使他一直辗转在后方从事与炼油化工有关的工作,同时秘密做党的工作。

侯祥麟在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(现卡内基梅隆大学)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,在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后,到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燃料研究室做副研究员,进行为期一年的涡流床煤炭气化研究。除大部分时间念书、做论文,侯祥麟还利用周末做了两件事情:一是扩大“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”的影响;二是成立“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”,简称“留美科协”。1949年年底,“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”中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组织起草《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》,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。1950年3月,华罗庚在港期间发表了《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》,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,信中引用的“梁园虽好,非久居之乡,归去来兮”,感染力很强,在留学生中广为传诵。

■ 加入盟盟,到大连去

1950年5月,侯祥麟乘挪威货轮辗转回到北京。在党组织关系从香港转回来后,侯祥麟就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,经党组织安排,他的工作关系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,兼做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,住在新林院,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合住一栋平房。

侯祥麟的入盟介绍人是华罗庚和孙毓棠。当时也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华罗庚认为侯祥麟品质“十分优良”,说他能深入群众,口碑很好,“在美国对科协工作十分积极”,并注明科协是进步团体。另一位入盟介绍人孙毓棠是历史学家。他认为侯祥麟是一个学问扎实的科学家,对人、做事都认真、严肃、积极、热忱,乐于助人。不久,根据国家战略布局和化工专业需要,侯祥麟到大

连去工作。

1952年,清华大学院系调整时,石油管理总局和清华大学协商,决定停办燃料研究室,把专职科研人员调往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(后称大连化物所)。侯祥麟也奉调前往大连,作为石油管理总局代表兼高级汽油研究室代主任。该所的前身是日本人留下的“满铁中央试验所”,是当时东亚条件最好的炼油研究所。所里最早的一批科学家,张大煜、郭和夫、肖光琰、张存浩、刘静宜、陶雨生等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,投身新中国建设的。侯祥麟眼中的大连化物所人才济济,石油管理总局把科技人才储备在那里,在科研工作中进行培养和锻炼,为将来燃料(石油)工业部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打下了基础。而在以后的炼油实践中,大连化物所的同行一直是侯祥麟的亲密切友和得力助手。

■ 科技报国,无愧时代

抗战之初,由于日军的封锁,军需油料奇缺,汽车飞机都急需石油。急国家之所急,侯祥麟受党组织委派在后方开始了“一滴血一滴油”的炼油事业。他从植物油中炼柴油,用煤低温干馏炼油,把酒精掺入汽油作燃料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国内没有油,都要靠进口。1959年,由于中苏关系紧张,从苏联进口的石油制品尤其是军需油品数量锐减,出现了全国性的“油荒”,许多汽车不得不使用燃气做燃料,特别是航空煤油几乎无法供应,战斗机停在机场不能起飞,国防安全受到直接威胁。当时已经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侯祥麟,主要负责炼油技术工作。为研制原子弹、

导弹和超音速飞机所需油料,为“两弹一星”做好保障工作,在1962年召开的香山会议上制定了《中国炼油工业十二年规划》。该会议提出了要搞出五项现代炼油技术,即流化催化裂化、催化重整、延迟焦化、尿素脱蜡以及相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。由于外部技术的封锁,中国炼油技术的研发只能靠自己摸索。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侯祥麟直接领导完成的。这五项技术使我国的炼油技术迅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,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科研领域和国防建设的各个环节,保证了我国炼油技术研发能力的自主性。

侯祥麟的后半生与国家新兴的石油化工事业紧密相连,他还亲身参与了一些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调查研究。1992年春,张光斗、王大珩、师昌绪、张维、侯祥麟、罗沛霖等六位学部委员再次联合提出《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》的建议,再加上连续多年在政协提案中的呼吁,这项建议终被国务院采纳。此外,侯祥麟还积极推动世界石油大会在中国召开、中国科技馆新馆落成、增加科研设备更新资金投入等。

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侯祥麟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,仍没有停歇。91岁的侯祥麟受温家宝同志的邀请,负责启动《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》,率领31位院士和120名专家共同开展研究;92岁课题完成,侯祥麟向总理汇报,当晚其夫人不幸病逝;93岁,人民大会堂举行“侯祥麟先进事迹报告会”;95岁,《侯祥麟》传记纪录片在京首映;2008年12月,侯祥麟在北京逝世,享年96岁。

(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)

茅以升:人贵自立 勤奋为桥

在浙江省杭州市,有一座著名的钱塘江大桥,这是一座经历过日军炮火袭击的现代化大桥,也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铁路、公路两用双层桥。这座大桥的设计者,就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。

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。他自幼家境贫寒,衣食不继,常遭到贵胄子弟的讥讽,这虽让他内心愤懑不已,但也增强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。

1912年初,茅以升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。1916年,他考取了留美官费研究生,远赴大洋彼岸求学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,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。之后,他又进入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(卡内基·梅隆大学前身)攻读博士。毕业时,他的博士论文《框架结构的次应力》顺利通过,

并被认为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,该文的科学创见还被称为“茅氏定律”。

1920年,茅以升回到祖国,历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、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、河海工程大学校长、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等职。

1934年至1937年,时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,在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的钱塘江上,主持设计、修建了全长1453米、基础深达47.8米的双层铁路、公路两用钱塘江大桥。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,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,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,并使外国桥梁专家“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”的谬论不攻自破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5年至1957年,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

问委员会主任委员,受命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——武汉长江大桥。被称为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的武汉长江大桥,是铁路、公路两用双层钢桁梁桥,上层为公路桥,宽22.5米;下层为铁路桥,宽18米。正桥长1155.5米,连同两端公路引桥,总长1670.4米。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,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。

1958年,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进入筹建阶段,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图时指出:“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。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任,令茅以升倍感振奋,他本着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,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,并最终在图样上签了名。

茅以升一生学桥、造桥、写桥,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,主持编写了《中国古桥技术史》《中国桥

梁——古代至现代》等书,为我国桥梁工程建设和科技、教育、科普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茅以升一生向党,最终于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实现了他的毕生夙愿。

1989年11月12日,茅以升在北京病逝,享年93岁。1997年1月9日,国家天文台观测到一颗小行星,编号为18550,这一天正好是茅以升的诞辰日,于是,国家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请将其永久命名为“茅以升星”。

晚年回首,茅以升曾说:“人生一征途耳,其长百年,我已走过十之七八。回首前尘,历历在目,崎岖多于平坦,忽深谷,忽洪涛,幸赖桥梁以渡。桥何名?曰奋斗。”2019年9月25日,茅以升被评选为“最美奋斗者”,恰与其人生信条完美契合。

(据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)